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附参考材料)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上)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

1977.6.

目 录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两封信

学习提要	3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 (1859年4月19日)	10
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 (1859年5月18日)	24

附录:

拉萨尔 《弗兰茨·冯·济金根》序	36
拉萨尔 弗兰茨·冯·济金根	47
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	300
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分析	494
席勒 阴谋和爱情	505
席勒与《阴谋和爱情》分析	636

学习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的信

学习提要	643
恩格斯 致敏·考茨基 (1885年11月26日)	648

附录:

敏娜·考茨基 旧人和新人 (摘录)	657
-------------------	-----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
致拉萨尔的两封信**



〔学习提要〕

马克思1859年4月19日和恩格斯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两封信，都是专门批评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

1859年3月6日拉萨尔把自己写的剧本，连同一封信和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寄给马克思。3月21日又写信给恩格斯。在这些信中，他谈到了写这个剧本的动机和经过，并请求马克思、恩格斯把对于这个剧本的意见详细地、直率地告诉他。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回信作了回答。

拉萨尔写的剧本《济金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剧本的批评，是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场政治路线斗争。

拉萨尔的《济金根》是一部历史剧，写于1858—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剧本取用这一历史题材并不反对，马克思“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恩格斯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问题在于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来处理这个历史题材，表现哪个阶级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为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在剧本《济金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马、恩的信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通过歪曲描写这一历史题材所表现的错误的主题和思想内容。

1848—1849年在整个欧洲的革命高潮中，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实现德国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奋起参加了这场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动摇、叛变，革命失败，德国恢复君主统治，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

经过革命失败后的十年低潮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对于这次革命的失败，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得出什么结论，并用来指导当前的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这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当时在关于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上首先公开表现出来。中心问题是：实现德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革命依靠对象是谁？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深知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动摇，惯于叛变革命出卖工农利益，坚决反对跟着资产阶级走，坚持德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依靠广大农民，结成革命联盟，推翻普鲁士王朝和君主政体，建立统一的全德民主共和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但是拉萨尔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正确路线，他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主张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跟着资产阶级，由普鲁士地主资产阶级发动一场“王朝战争”，征服各邦，由上而下统一德国。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拉萨尔自己曾说，他写《济金根》这个剧本是同“巨大时事问题”相联系的，是“概括地表明了我同我当地的朋友们关于政治形势和我们对它的态度的争论”。拉萨尔请出济金根这个历史亡灵，是想借历史事件来为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辩护。济金根是德国十六世纪一场骑士贵族暴动的首领。这次骑士叛乱，虽然也反对诸侯、僧侣和封

建割据，但和不久爆发的农民革命战争性质完全不同。济金根的骑士暴动，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而是搞历史倒退，要恢复早已过时的以骑士为支柱的贵族民主制。济金根的阶级地位和骑士暴乱的性质，决定了他必然覆亡的命运。拉萨尔出于为他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辩护的需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这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根本上作了歪曲的描写和解释。他在处理这一历史题材的过程中，不去歌颂农民革命及其英雄人物，而歌颂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济金根，夸大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路德宗教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对真正的革命派农民则极力贬低，诬蔑他们只配当济金根的走卒，没有济金根的领导，“他们避免不了失败，将在血腥的屠杀中被消灭”。拉萨尔“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和他当时德国革命和统一问题上把地主资产阶级看得高于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完全一致的。在剧本中他让济金根代表农民利益，让农民拥护济金根这种歪曲描写，是为了在当时德国革命问题上宣扬阶级调和，要无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来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拉萨尔把总结济金根失败的教训当作剧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不从阶级根源上去寻找济金根必然灭亡的原因，却唯心主义地臆造出济金根“他的革命目的同他作为骑士的整个存在和作战方法之间这一矛盾”，认为正是这种悲剧性的冲突，使济金根在革命中不适当地运用了狡智，导致覆灭。这种“革命目的”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在拉萨尔看来，不仅是造成济金根失败的原因，而且是“过去和未来所有的革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失败的原因，因此也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原

因。他总结济金根失败的教训，是为了说明眼前德国革命的失败，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而仅仅是革命“失策”和“外交错误”造成的。他为历史上的济金根辩护，是为了替当前的资产阶级辩护，宣扬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马、恩不反对剧本取用济金根骑士暴动这一历史题材，但是指出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这一历史题材的正确处理，表现出应有的革命主题和思想内容，为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历史十六世纪以济金根为代表的贵族国民运动很有相似之处。这两次运动的阶级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面临的都是与封建统治势力的冲突，要求实现德国统一。十六世纪贵族国民运动的失败，是由于这次运动的领导阶级贵族和早期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动摇和叛变，而后来资产阶级的又一次叛变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所以恩格斯说：“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德国农民战争》）。马、恩认为，《济金根》这个剧本应当从它采用的历史题材所包含的矛盾冲突中得出应有的正确的主题，揭露济金根必然覆亡的悲剧根源，从中看到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失败的历史原因（十六世纪的贵族国民运动由贵族阶级领导，不可能与农民结成革命联盟，由于贵族和市民阶级的叛变，必然失败；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不可能与工人、农民的斗争利益一致，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动摇软弱，同样因其叛变而必

然失败)，指出历史上的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今天的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样，剧本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现实的革命批判意义。所以马克思指出，剧本应当“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做到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

文艺创作，包括历史剧的写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才能为无产阶级当前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拉萨尔反对这样作，他认为，在戏剧中我们要表现的并不是批判的哲学的真理，而是美的幻觉和逼真的印象。”（《答辩信》）他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历史归结为少数剥削阶级的“救世主”所创造，德国人民群众是“反动的一帮”。他否认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诬蔑“农民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它们是不革命的”，“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同上）。拉萨尔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反动的唯心史观，使他不歌颂创造历史的劳苦人民，而歌颂济金根那样的垂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济金根“一点也没有背叛革命的目的，反而比谁都前进”，他叫嚷不能赋予农民比剧本所描写的更多的革命作用。针对拉萨尔的这种反动观点，马、恩尖锐指出，拉萨尔的剧本“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并且指出，只有把农民运动“作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在与农民革命的“鲜明的对照”中来描写贵族的国民运动，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济金根骑士暴动的本来面目，揭示出“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马、

恩认为，济金根并不是不能作为这个剧本的主要人物，但他不是歌颂的对象，要从济金根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而必然灭亡的描写中，揭示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实质，充分展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表现出劳动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地位。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为作品实际上的主角，成为站在济金根背后的巨人而矗立在戏剧舞台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反动唯心史观的同时，还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艺术观。拉萨尔荒唐地炮制了一个“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作为他的“悲剧观念”的理论基础。拉萨尔完全颠倒了文艺与生活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他不是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出发来形成关于悲剧的具体观念，确定悲剧的历史内容，而是用戏剧去表现他头脑中臆造的固有的所谓“悲剧观念”，把文艺当作主观唯心观念的“传声筒”。在剧本中，拉萨尔违背历史真实，不要历史依据，对济金根进行了主观随意的唯心主义的理想化，让济金根代表农民的利益，受到农民的拥护，把他美化成一个超阶级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针对拉萨尔的唯心主义艺术观，马、恩指出所谓“悲剧”是由一定历史时期，“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具体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所构成。“悲剧”只是社会生活中这种矛盾冲突的反映。马、恩批判了拉萨尔在人物塑造上搞主观唯心主义理想化和概念化，提出了要“莎士比亚化”的著名论断。马、恩说的“莎士比亚化”，并不是要人们拜倒在莎士比亚脚下，而是指要坚持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的唯物主义原则，要象莎士比亚那样面向社会现实，根据社会实际生活创造出性格鲜明的各色各

样人物来。

马克思、恩格斯致萨拉尔的两封信，是在政治和文艺问题上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光辉范例。这两封信，还就塑造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典型人物的原则和方法，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融合的要求等等，阐明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列宁在谈到这两封信时曾说：“马克思已经大致指出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未来分歧的线索。”（《选举运动中的几个原则问题》）由于拉萨尔的叛徒面目当时还没有完全暴露，马、恩还没有和他公开决裂，还在争取和帮助他，所以信中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含有商讨的语气，但柔中有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马 克 思
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①：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②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③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④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⑤。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⑥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⑦。首先，我应

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⑧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⑨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⑩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⑪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⑫。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⑬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做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⑭。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

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⑤，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⑥，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⑦。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⑧，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⑨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⑩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⑪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

利尔②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③？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④。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⑤。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⑥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⑦。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⑧。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⑨？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⑩；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

成功的。胡登关于钱的格言是非常好的③。

这一次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

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错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第571—575页)

注 释

①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创建人。

他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在上大学时接受了黑格尔唯心哲学。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参加德国革命，和《新莱茵报》建立联系，并认识了马克思，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实际上大肆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反对和农民群众建立革命联盟。这种机会主义思想在剧本《济金根》中有明显表现。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在此信中对《济金根》的批评，“已经指出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未来分歧的线索”(列宁：《选举运动中的几个原则问题》)。1863年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窃据主席职位，他把一整套机会主义观点写进了联合会章程。他